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開公 李 雯舒章

徐桓鑒惠期叅閱

李文達文集

疏

李 賢

論太學疏

太學

禮宗朝太學之士有竟拜給事中御史者士遷得不自責願其後以入賢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
進起家至丞簿耳雖有各師儒其難信從耶
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才胥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胥

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矣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定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僧道未盡舉也乃建太學於國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爲祭酒崇以師道以振立風以增士氣其

愛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日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

之道頽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爲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爲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住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爲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爲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爲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

所致無恠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爲太息者也。今陛下春秋鼎盛。續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歡心。措所當措。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可不慎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極壯麗。不過佛寺一所之費。况佛寺無益于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上興廢舉墜乞 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
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
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平安天下於是平
治我 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
不期自至而 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
凡陋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 天聽不
勝惶汗之至

上中興正本疏

聖政

公爲文選耶中上此疏於景帝後給事中李仇等
臣伏惟 陛下卽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之闕遺

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以與上共之得公忠也中外進言者乃故素今新林

落寫豎左右馬

論之詳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

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爲陛下

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

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

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勤聖學二曰顧

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曰慎舉措六曰崇

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振士風十曰結

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於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行者伏乞留中萬幾之暇時賜省覽於陛下身心未必無少補焉且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向慕方切當端本正始之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策夫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推行之不難矣由是明是非以行賞罰辨邪正以用人材抗公道以振紀綱節財用以

固邦本。勵將帥以作士氣。修政事以攘夷狄。開壅蔽以通下情。敬大臣以資治道。特皆陛下之餘事耳。伏望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

祖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辟之踪。蓋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之逆耳者。惟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上殿。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

事君貴乎有犯無隱也。臣觀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剴切當。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陛下不以臣卑鄙，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見功業煥然，必出於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已。實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昧死進言，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一曰勤聖學。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畱心於務學。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久不休或留意典墳採爲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亦可

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之懵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陛下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奧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修身爲要務。以居敬存誠爲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無或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爲中興之令主。未必不由好學致之也。伏願聖明留意。

二曰顧箴警。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警戒之助。然後此心不敢怠忽。常存敬畏。庶幾無過舉焉。若

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魯廟有欹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跡，寫爲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以警戒爲規鑑，以宴安爲鳩毒。內外交養而表裏俱修，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爲虛

文畧不省覽。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往往皆然。伏願陛下法前代聖賢之君。存箴規警戒之助。撫往事之明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存。退朝燕處。此心不忘。於以防過於未然。於以禁欲於將萌。如此則怠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由是而修。天下由是而治。將無愧於古之聖帝明王矣。惟聖明其深念之。

三曰戒嗜慾。臣觀自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嗜慾爲戒。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注于樂。臯陶之戒。舜曰。

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
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大
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
貨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成王曰玩人喪
德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
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
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慾不可
縱縱慾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
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

忘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慾。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逸樂怠荒。以致天下之亂者多矣。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望

陛下以前代聖賢之君爲法。絕去嗜欲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澤爲憂。以天下未得其寧爲念。講周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祖宗之心。則社稷幸甚。蒼生幸甚。

四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甚衆。能不爲玩

好所惑者寡矣。是以古之聖賢之君常有所警。珠玉
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罷去。此心湛然
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瘳曰。不役耳目
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爲耳目所使。若心得其
職。則百度無不正矣。必欲心得其職。非從事於學不
可也。夫一心無兩用。既能專於此。必不牽於彼。伏乞
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右。
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心通性悅。
日新月盛。聰明益長。智慮益高。靜觀左右之人。或以

玩好之物來陳者必嚴以斥之曰爾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耶。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耶。夫以聖明之君待其主者。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陛下之心胸。此忠臣也。以庸暗之君待其主者。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

陛下之耳目。此奸臣也。歷觀前代未有昏君而不溺玩好之物者。惟陛下留心省察。果能務學而絕玩好。則行無不謹。身無不修。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爲。大明令主。而中興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

五曰慎舉措。臣惟人君之舉措不可不慎也。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以取法焉。舉措一失其當。則遠近之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可不懼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卽告。

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嘖一笑。夫一嘖一笑。尚不可輕發。况見諸行事。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陛下試加留意。一日之間。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焉。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即止焉。又望陛下內則親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陛下

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

時帝頗尚奢侈。太宗伯楊寧讀公疏。

六曰崇節儉。臣觀自古聖賢之君。夫有不崇節儉者。

樊息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波也。

若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

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當時雍熙太和

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

衣弋絺。席用莞稭。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

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秦而止。嘗曰。欲盛則

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夜思

燒羊。恐饑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官人首飾珍

珠遮目不觀，惡其奢華。器用止於漆素，衾裯止於黃
純。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
君之時。蓋人君旣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尚。
自然家給人足也。况今天下多事之秋，工部光祿寺
諸司諸色買辦，倍於前日。近因賊寇驚擾，人民尚未
寧息，伏望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
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之先朝果減省乎。果增多
乎。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則天下幸甚。

七日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

之爲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可以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也。昔商之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卽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詔欲自焚而得雨蝗歿。仁宗霖雨爲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密禱卽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爲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若能廢黜姦邪。任用忠良。克已自新。以

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爲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修省何如耳。且匹夫一念之誠。尚能動天。况人君精誠所感。其應尤速。伏願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欽天監。并各處奏來災異之變。必早夜思省。以答天意。凜然敬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也。於以爲守成之令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功烈卓然。萬世標準。豈不美哉。臣區區夔夔之誠。所願望者如此。惟聖明留心。

幸甚。

八曰勉貴近。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爲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良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姦邪。委政廟堂。或以一身捍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冥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僇者。一薰一蕕。相去遠矣。今陛下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率皆小心畏慎。恪勤匪懈。守祖宗

之法絕外人之交。蓋能以覆轍爲戒也。猶望陛下

一日之間。接文武羣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可不勉哉。果能取法於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冊。傳之萬世。後之人仰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令名於無窮。豈不美哉。

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士風之振。不可尚也。降自後世。

西漢士風尚忠厚。東漢士風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以來。流於清談。虛曠放達。而士風大壞。李唐之世。士尚華靡。多文少實。宜乎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士風安得不誠實乎。真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騫苟進何可取。士風安得不恬退乎。黜勢家士不與孤寒並。進錄廉吏。後

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此宋之賢君
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神明。所以士風大振。
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願陛下取法於宋以振
士風。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
重清廉。抑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我朝人人有
士君子之行。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
代也。惟陛下舉而行之幸甚。

十曰結民心。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

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年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向故也。歷觀前代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

其力而不盡，是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固結民心之道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言其難散，故也。五霸之民，如以水搏沙，言其易散，故也。伏願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祖宗恤民隱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

或遇寇賊姦宄之變必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
宗社可安於永久。雖歷億萬斯年可也。惟 陛下注
意熟察幸甚。

達官支俸疏

達官支俸

公爲進士時上此疏三楊當國竟寢而不報其後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

土木之變曹吉祥之亂始知公爲衆先之哲也

赤子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

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

惠于禽獸况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

切見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

支俸米。較之在朝官員。亦三分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倍蓰矣。且以米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三十五石。實支一石。而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俸位。則食者寡矣。此又非幸位之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近者連年荒旱。五穀不登。而國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京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若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

師者幸也。若其運至中途，食不足，衣不贍，而有司曾莫之卹，督責之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枕藉而亡者，不可勝計。其達官坐享俸祿，施施自得，嗚呼！既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而又驅其力，使餽之。赤子卒至于饑困以死，而禽獸則充實厭足。仁人君子所宜痛心者。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在朝官員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

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臣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省之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也。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也。足京官之俸。則知恥而守廉也。得此三者。利莫大焉。臣又聞堊王之道。貴乎消患于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惟幾惟康。不可以不察也。臣切見達人來降。絡繹不絕。朝廷授以官職。足其俸祿。使之久處不去。

腥羶畿內。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又有甚者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荒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在胡。未必不自種而食。自致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而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

而達官羣聚京師。臣嘗恐懼而不安寢。伏願陛下斷自宸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矣。

請給官員誥勅疏

官員誥勅

臣聞誥勅者。勸善懲惡之良法。激勵名節之美事。夫豈無益之費哉。洪惟國朝制諸司職掌。于誥勅一事。至爲詳備。可爲萬世法程也。凡大小官員。有私過者。終身不得。無私過者。方許請給。既與之後。少有私過。

輒行追奪。于是爲官者未得之前。兢兢小心。既得之
後。益加謹慎。馭士之方。惟此爲要。此事一行。則天下
之士。莫不感激。去惡爲善。修身飭行。顧惜名節。是以
所費者少。所勸者多。若此法不行。則士皆失望。善惡
不分。名節不振。其有廉潔自守者。反爲貪夫所笑。曰
無異于我。何苦如是。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于利途。
民之被害。可勝言哉。是朝廷所惜者寡。而下民所傷
者衆。臣竊痛之。然此事非但勸其在位之士。其未仕
者。且已仕者。蒙此恩榮。推及父母。光耀鄉里。莫不爭

自琢磨奮志經史明體適用竭才殫智願爲國家之
用矣譬之以餌致魚則投餌之費小得魚之利大夫
有國家者未有舍此而不爲也我國朝自洪武永樂
以來。于是天下之士鼓舞歡欣無不感激。迨 皇上
即位以來。率由舊章。近者行在吏部欽奉 旨意。今
後誥勅俱待九年考滿方與。不許照諸司職掌施行。
臣愚不審 聖意所在。若以爲織造費財。則臣已言
之于前。謂所費者少。而所利者多。若以爲各官得之
易。而多不保守。旋復追奪。則臣所目見。保守者什九。

追奪者什一。况中人之材。可爲善。可爲惡。授職三年。即得。誥勅不勝榮幸。遂革非向善。戰兢保守。而爲端正之士矣。若待九年。則此等之人。必不持久。遂流于貪。又豈能成就端正之士哉。况九年方與。則得給者十無一二。不得給者十常八九。何哉。凡內外官員。九年之中。多不能齊。有歷任四五年而轉遷者。有歷任六七年而保陞者。有父母垂老而不能待者。有已身多故而不得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感激者少。怠志者多。我國家勸善懲惡之法。有欠激勵名節之

事有虧而下民亦未能不被其害。伏願皇上留意守祖宗之成憲。遵先帝之良法。昭曠典。布宏澤。乞勅該部今後誥勅仍照諸司職掌施行。在京官員三年考滿。職守無過者。依例請給。在外官員三年與本身六年請封贈。如此則天下之士善不患不勸。惡不患不懲。名節不患不振。下民不患不安矣。

論禦虜疏

禦虜

比虜使來索使臣。明詔不允。惟欲富國強兵。報讐雪恥。且命文武大臣共議長策。臣雖不與共議之列。伏

讀 天語感激奮發忠憤之心耿耿不寐。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皇上之志如此。凡食君之祿者。寧不惕然於心乎。昔者魯國有難。漆室女憂之。况列於侍從。立於朝廷者。其憂之當何如也。臣聞虜寇東收女直等處。西取回回部落。又欲大舉入寇。竊料虜不過中國一大郡。以天下之衆。不能取勝者。未得其策故也。且虜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拒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

此車即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車中有蓋爲先驅焉。臣惟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若用之得法。虜之弓馬弗能當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今之。火。鎗。能。擊。非火鎗之過也。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還勝。於。數。百。步。之。外。向。以。畏。箭。而。先。發。何。况。火。鎗。之。能。非。須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取中不然畏其箭來傷已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

圍箱版。內藏其人。下留鏡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刀。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方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方共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鎗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况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是虜寇馳騁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

巢穴。不然但用退敵。驅之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雖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帥之智何如耳。夫今之士卒。猶古之士卒。善用兵者。申其號令。嚴其紀律。以作其氣。以鼓其勇。使之畏威懷德。効力用命。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雖赴水火。不敢退縮。惟知有將帥。不知有敵人。如此而不取勝者。臣未之聞也。况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可謂厚矣。然而不能爲國家折衝禦侮。搴旗斬將。以雪前日之恥。以伸朝

廷之威。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安其心也。臣聞天道好還。胡虜自犯邊以來。肆其凶暴。所向得利。其志益驕。中國之人。被其殘毒甚矣。今又不知止足。欲生罽端。安知不自取敗亡耶。此雖在於人事之修。或亦天道之必然也。此臣所以拳拳以取勝之策。爲獻伏望陛下采而用之。命工部修造此車。不爲甚費。所謂有備無患。事乃克濟者也。

邊防事宜

邊防

一各邊兵備近多廢弛。雖巡撫有官。而任久人玩。今

邊務方殷、宜及時整飭、請於在京尚書都御史內簡命二員、一員自大同抵遼東、一員自陝西延綏抵甘肅、巡歷邊關、凡軍馬甲兵等事務爲審處、總兵等官臧否其實、奏聞都指揮以下、隨點陟與、凡邊境事宜悉聽區處、

一侯伯都督中練達老成、可繫人望者甚少、今多事之時、設有調遣、臨期乏人、請命文武大臣及科道官于都檣、揮及指揮中、不拘內外各舉所知一二員、有智謀材勇可統兵者、授以署職、送營領操、以備警急、

調用不稱連坐

一薊州永平山海密雲乃京畿屏蔽河南山東臨清

俱地當要衝今河南已有副都御史王恕撫治流民

宜令就彼巡撫山東薊州等處

其後山東用原傑薊州用闕木宜增巡撫重臣而臨

清一方就令山東巡撫官兼理

一陝西被寇山西鄰近澤潞等處原有操備放回義

壯請勅巡撫都御史李侃取回操守彼處民人壯勇

可禦敵者就令隨宜招集以備調用陝西內地亦多

壯勇之人而監察御史李綱即今在彼招募土軍請

就勅綱於彼招集。選官統領操守聽調。無事之日。放免歸農。

一陝西洮河岷等衛所俱有土軍。即今平涼地方虜寇出沒。請勅陝西巡按并都布按三司官。分往諸衛所招集。調赴總兵官楊信處隨征。所得財畜。悉給予之。有功依例陞賞。

一密雲古北口懷來永寧國之北門。地當衝要。往年虜寇從此突入。而今獨石等處。邊報不絕。不可不備。請于京營選撥官軍四千。委都指揮二員。一員赴密

雲古北口一員赴懷來永寧各同彼處鎮守守備官防禦候明春無事回營密雲鎮守指揮王榮各位尚輕難于行事宜量陞署都指揮僉事仍舊鎮守

一京師根本之地居重馭輕尤所當急今京營官軍調征數多宜以原選保定左等二十三衛放回養馬官軍二萬員名取回京營仍舊操備

一各邊總兵巡撫叅將等官俱受重托而間有庸懦無為懷姦避難者宜會官訪察斟酌更代近給事中丘弘亦陳此議已蒙允行今議得鎮守遼東右叅將

都督僉事劉端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盧祥俱年力
衰老鎮守寧夏總兵都督僉事張榮鎮守蘭縣有都
指揮同知管斌大同隨同總兵官行事都督僉事張
鵬鎮守薊州等處總兵都指揮僉事吳得俱才不勝
任宜皆召還都指揮使孫璟見充叅將守備寧遠請
勅就代劉端其吳得張榮管斌盧祥員缺兵部另會
官推舉張鵬乃隨同行事官員彼既有總兵副總兵
等官不必再推若都指揮僉事趙英原鎮莊浪而巡
撫都御史徐廷章近又奏保都指揮使魯鑑鎮守未

免顏頤合勅趙英別赴紅城子守備庶幾允當。

一在京番將及軍多有空閒舍餘善于騎射樂于効用者合出榜招募送營操備就于本衛給糧遇警聽調有功依例陞賞。

一南京根本重地舊有守備及協同官員而今止付成國公朱儀恐遇有警缺人調度請仍推選廉能武職重臣一員協同守備。

一潼關乃陝西河南要衝而今陝西地方虜寇深入不可不慮宜增設謀勇都指揮一員守備令其操練。

軍馬控制險要以備不虞。

碑記

薊州新開運河碑記

新開運河

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然必有過人之才。識見高遠。灼知有利而無害。然欲興焉。不然則率易妄作。利不可得。而害已隨之。古人所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洪惟我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爲加密。東北之境。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

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抵薊州爲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之中流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逆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爲憂。天順改元

皇上光復大位。政令一新。天下臣民莫不欣欣鼓舞。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老之熟於地理。云海濱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

聞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在告，復命叅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蒞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武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且謂斯舉便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補也，乃止石於傍，走書至京師，乞予言

以紀其事。予嘗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今二三君子能興斯利於數百載之後。蓋非率爾妄作者矣。嗚呼興利固難。而保利尤難。若夫繼諸君而巡守此地者。尚體諸君之所以興起繼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是宜大書傳之久遠。且爲來者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七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李雯舒章叅閱

徐武功文集

徐有貞

疏

言河灣治河三策疏

河灣治河

計開

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壅塞昔禹鑿龍門闢伊闕無非爲疏導計故漢武之壅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渠踰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塌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爲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河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矣

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

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恒衝決。運河之勢

但苦沙多易淤耳

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水。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

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于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

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

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里餘。其內則有古大

金隄。可倚以爲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

爲泄。至於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

大。不至泛濫爲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

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莫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弗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尚書

宋禮即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其水丈餘但以流沙

浚河之水清尚有比惠安可引入黃河形地亦可

恒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

淺明能消急用嚴闢禁可也

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河沙益汙不已漸至淺狹今

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益河上下固懸絕上比

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尺所以

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

條議五事疏

戎備五事

一國之武備莫先于治兵。夔使國兵足以制邊，兵邊
兵足以制夷狄可也。我朝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鎮
壓北虜，乘冬遣將出塞，燒荒哨瞭。今宜于每年九月
盡勅坐營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以抵赤城
獨石。一出太同以抵萬全。一出山海以抵遼東。各出
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虜寇出沒，即相機勦殺。
每歲冬出春歸，休息一月，仍于教場操練。如此則京
軍皆習見邊情，臨敵不懼，虜寇懾伏，無敢窺邊矣。

一西邊去京師窵遠，自延安綏德以至寧夏甘肅地

方數千里，關山隔絕，寇入路多，遇有警急，猝難應救。

恐即用近邊一帶之民爲便，取於西鳳內地或

今西安八府之民不下二十餘萬戶，其中大戶有四

城據民

五十丁者，有二三十丁者，有十餘丁者，乞差御史給

事中與兵部官會同陝西都督都御史并方面堂上

官集民點選五丁以上者，戶取一人爲兵，願兩三丁

爲兵者聽從，免其糧差，每府立爲一營，委廉幹官管

領教之戰陣，遇有征進官軍，一例關支行糧，有功之

日一體陞賞，如此則兵力不患于不足，守備充實而

朝廷無西顧之憂矣。

一任將之法。在乎用之當其才。御之得其道。今朝廷大臣舉用將官。並不問其才之長短。智勇有無。一槩舉之。有指揮即陞都指揮。都指揮即陞都督者。初雖署事。旋復實授。曾無功實。遽登重任。及至用之。鮮不悞事。雖加黜責。無補前虧。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公侯伯老成大臣。從公察舉。務要酌知其才能智勇。僉以本職。叅隨各處總兵官分領軍馬。勾當邊事。如果能幹。乃可命爲叅將等職。待其顯立戰功。然後陞其官爵。如此則爲將臣者。皆知激勸。奮立功效矣。

一兵不貴多。而貴精。兵精則一可當百。臨敵之際。一夫奮勇。而千百隨之矣。宜令兵部堂上官會同御史給事中。公侯伯等官。於教場內。公同點選。逐隊閱視。軍士有年及六十以上。衰老殘疾怯弱者。並皆揀退。令歸衛所。戶有壯丁。即令替役。補隊。其各處邊關之兵。亦各差官。依在京例。一體揀選。立爲定法。或三年五年一行。經久無弊。則中外之兵皆精矣。

一國家用兵。必資智勇之人。豈必盡出于將軍之中。大凡天下之民。有心計者。皆能運智。有膂力者。皆能

効勇。如唐有軍謀之科。宋有武舉之選。是也。方今

聖朝一統之盛。欲設法選舉。豈患無才。乞勅兵部行

移天下軍衛有司。訪察軍民之家。但有軍謀勇力之

人。並從選舉。不限南北。不拘額數。舉選到京。問以攻

守之策。試以弓馬膂力。取中者。月給口糧二石。分隸

二石米器之

取勇士則可若智士豈能以

在京各營。然後差撥各處總兵官。叅隨使用。有功之
日。照例授以武職。如此則凡天下智勇之士。舉無遺
憾。爲國家之用矣。

碑畧

勅修河道工完碑畧

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波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

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裨也。今欲裨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防以時節。宜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樂。又九里而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于李嶺之涯。由李嶺而上。又二十里而至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伾之潭。

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

過則恐南溢於運河。微則資北流而已。

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

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

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

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時出

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曹南鄆北之區。出餘波而

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旣便。居民旣安。有貞

知事必集。乃參綜古法。第而爲之。加神用焉。旣作大

堰。其上捷以水門。其下繚以防隄。堰之崇三十有六。

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倍之。隄

之厚如門。崇如腹。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

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

門。至。人。

欲。以。鐵。刺。能。之。事。也。

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

濬漕渠。田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

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

灣。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

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育

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

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天子從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八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擇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勒甫

馮瑞振振仲參閣

商文毅公文集

疏

商 輅

邊務疏 邊務

題爲邊務事、臣切惟守邊一事、最爲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

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爲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夤緣在京居住、卽目獨石宣府等處、多係各處新撥、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無室家可恃

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乞勅兵部卽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并其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松阻當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留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

○人○情○久○千○京○師○則○不○欲○復○喘○邊○塞○

師百萬人馬。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爲久遠之計。其爲益豈不大哉。惟陛下不惑群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祇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以次空閑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叅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已

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口糧。抑且邊關得人。而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慮。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碍。伏望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招撫流移疏

招撫流移

臣聞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府等處地方。近年爲因水患。田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濟寧臨清等處。四散趨食居住。中間有係正統十四年以後。山西并北直隸真保定等處軍民。被達賊驚

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有田產之家，雖已陸續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年久革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并口外地方，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動以萬計，近聞各處有司，遇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外逃匠囚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至失所，不益州之驅李特是也無激變，及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處地

驅逐流民必至主變如

方居住。異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
係於此。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內順天等八府所屬計
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并官員庄田。及
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拋荒。并空閑無碍
田地。如蒙勅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遍行山東等處。逃
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
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能以安流移。又以許令於順天府等
實京師為強本之計八府所屬州縣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
賑恤。其寬恤等項。榜內有當開寫者。悉照本部節次。

奏准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行移各府。巡撫。巡按。等官。督同各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卽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

言雖美而難行

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分住居。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須將別縣逃民。遞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於賑恤。田多以備後來。其口糧種具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

時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設施。合新附之戶籍。增舊收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於此。

弭災疏

弭災

臣等嘗聞天心仁愛人君。莫大於發災變以譴告之。尤莫大於出妖孽以警懼之。無非欲人君修省過咎。以修德政。欽崇天道。以保天命。變禍爲祥。轉危爲安也。皇上嗣位以來。數年之間。災變迭見。臣等忝職

近輔不能少裨德政之萬一，覩茲災異，惶懼寔深，謹陳愚見，條具數事以聞，伏望 聖明采納施行。

一節財用。夫貨財軍國所仰，不可一日無者，也要在樽節用之。苟或侈靡妄費，則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澇飢荒，何以賑濟。近年以來，朝廷貨財多爲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舖行人等，多估價值賣官，規取庫藏銀兩。又番僧投職，在彼土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鄉。

人。近來近京間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槩給與金印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諳曉玉石之人。辨驗等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諒賣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槩帶來。沿途扛運。應付艱難。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僧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

遣下印信，令各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該科叅奏發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矣。

一却貢獻，蓋人君一心，攻之者衆，倘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矣。洪惟皇上卽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珍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非出於所貢之人，必取於民，取於民不足，又取於上官夷人家，一物

之進必十倍其直。然後方可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爲甚。甚至水路萬里之遙。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侵內之患。良繇自我。有以召之也。臣等伏望陛下明頒詔旨。今後除常例歲貢。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如是不惟上下綏靖。而無擾其于又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之矣。不竇遠物。則遠人格。惟聖明留意。

一開言路。臣等嘗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

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時或反是。雖近臣不能自通。故易以天地交而爲泰。不交而爲否。臣等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卽爲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所以廣耳目。防壅蔽。而達下情也。故當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太平至治。良有以也。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卽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

人直言無隱。有以見 皇上之心。卽 太祖高皇帝
求言之心也。奈何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
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臣等仰望 聖明。廓宇
宙之量。容涓滴之微。明詔在庭。文武群臣。凡致災之
繇。弭災之策。悉陳以聞。言之善者。俯賜聽納。見于施
行。言之不善。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達。萬
事何憂不理。災害何憂不息哉。

一 慎刑罰。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焉。用之貴在得中。
一 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繆盭。妖孽滋興。可不慎。

歟。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于京師。或值災變，必遣官詳審于天下。慎刑之心，蓋與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辨。彼天下之廣，萬姓之衆，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窮遠者，豈無經年含冤死于犴獄者乎。在此 聖明之世，不能不爲之惻然也。合勅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屬，照例請勅分授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

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毫厘不爽。庶人無冤枉。邪氣潛消。而諸孽不作矣。

一省工役。古者力役惟取于冬。蓋以時節人力也。苟力不節以時。勞筋苦骨。民不堪生。而怨讟以興。怨讟既興。和氣有弗乖戾者乎。此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鼗鼓。緩工之仁。建霸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良以此耳。茲者朝廷修建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隄禦內外之意。既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非以佚道

使人孰能然歟。伏望仰體先王軫念赤子。審今日興作緩急。除城樓城垣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卽頒德音。悉令停止。庶軍士得以休息。怨讟不生。和氣漸臻矣。

一足軍餉。臣等切見往年西北用兵。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年祖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二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一兩五錢。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踵前跡。民何以堪。近者

廷臣嘗議及此。臣等尤恐所司奏行不至。合勅戶部仍查算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穀幾時之用。該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拖欠子粒。採把未完草束。或開中塩引招商上納。艸束米豆。或將腹裏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般。赴邊收貯。或將官銀及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趁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其實回奏。毋得視爲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亦查蓄積之數。務令邊鄙克實。庶不臨期悞。

事

卷之一

三

一。飭邊備。臣等見得遼東并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朶顏三衛爲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爲大患。今此三衛既被滿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迤南至紫荆等關口。尤係京城切近屏蔽。雖有御史近年點關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勅吏部奏遣歷練大臣。或歷練老臣。給事中二員。請勅分投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

邊牆垣口于逐一檢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
工并力深濬厚築以垂經久整點烟燉修葺堅固以
便哨望不許虛應故事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
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修補緊要之處合
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
致緩不及事

一重地方臣等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
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
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

卷之一
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薦興，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爲切近，而蠻夷土官衙門，易以生事，可爲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宜獨無。合勅吏部推選剛直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請勅前去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要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請革西廠疏

請革西廠

仰惟 皇上臨御以來，敬天法祖，任賢使能，政事

修明紀綱振舉。是以十餘年間。海內晏然。雖天象屢以示戒。而災變自消。雖水旱比歲相仍。而民無離叛。實緣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孚于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大急。刑網太密。官校提拏職官。事皆出於風聞。幕夜搜檢家財。初不見有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舉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承

平之世。豈宜有此。究其所以。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

其孰不碍不然

得論其之

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江直之失。雖
爲未甚。而群小之中。其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
足以蠱惑人心。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
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中。擅作威福。虛張
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薦之。稍
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如狼如虎。肆
無忌憚。原其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爲一身之榮。不
知傷害善良。虧損國體。大爲 聖德之累。陛下若

爲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繇逮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爲明鑒。我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人心。陛下爲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鳴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弭災息患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于安人心。而乃反此所爲。使人人嗟怨。感傷和氣。一旦有警。變且莫測。腹心之患。可不懼乎。可不慮乎。伏願 皇上體天地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 祖宗之成憲。勿屑屑於

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於通政。杜濫受于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之權。付刑獄於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共有謀逆奸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于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延聖壽於萬年。保皇圖於不拔。其端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臣等荷陛下生成之德。真諸宥密之地。

一念愛君之心。拳拳朝夕。有所聞見。豈容緘默。謹條陳大略。具題以聞。伏候聖斷。謹俯伏俟命。

序

聖書錄序

山西巡撫

國家建都北方。控制胡虜爲近。自都城至居庸。不百里。至獨石。不數百里。卽虜境。其間城堡之設。藩衛之寄。視他處尤要。於是宿重兵。選驍將。謹烽堠。嚴巡哨。蓋制敵禦寇。法宜慎密。總戎者固難乎其人。而其指示方略。防革奸弊。勸賞黜罰之責。則惟熟于政體。老

于世故。廉公有爲。文臣一人者是任。又難乎其人焉。

皇上卽位之三年。獨石等處缺文臣。協贊戎政。詔

舉在位僉議。以山西右叅政葉盛才德卓異。因具名

以聞。

上曰。是嘗任兵科都給事中者。屢進讜言。可

工。留意人。才。苦。此。何。患。不。治。

屬大事。朕固識之。卽日降勅諭。俾往隸其事。時獨石

口上水

八城堡。承漫散之餘。兵皆新集。倉無宿儲。人無固志。

之。變。獨。石。奔。而。不。守。文。莊。開。府。乃。復。

盛奉命惟謹。晝夜規畫。至廢寢食。未幾。庶事修舉。兵

容振肅。廩庾充實。人樂戰守。用是朝廷無北顧之憂。

厥功懋矣。盛在邊凡五載。所奉璽書四十餘通。茲特

具錄屬輅序。將什襲以爲寶訓。臣輅僚員內閣。每邊
方有警。皇上率御便殿。召臣等預議。親授成算。俾
撰勅往諭。如盛所錄是已。雖然。璽書所及。或因邊報。
或因奏請。隨事論旨。皇上垂意邊政。此特一二耳。
而盛以雄才偉略。其所施設。蓋有出於璽書之外者。
如立社學。置醫坊。設煥舖。築義塚。利人之事。難於枚
舉。可謂克當闡寄者矣。胡虜遁迹。居人安堵。有臣如
此。上復何憂。昔裴度節度河東。朝廷遣使宣諭曰。
爲朕卧護北門可也。盛嘉勞賜級。璽書將復就道矣。

贈行人劉偕立使西南夷序

使西南夷

我國家混一區宇，薄海內外，凡重譯之地靡不臣服，乃滿刺加國僻處海隅，去京師不啻數萬里，蓋其地越占城琉球諸國而益遠，所謂重譯之地是已。我

太祖太宗盛德覆冒海外，于時滿刺加國王陪臣嘗與朝會，受封冊，稟正朔，承錫賚，用以誇示鄰境，及其國人者數矣，中更繼代，其王不克自振，行李不通，自外於聲教者已數十年，而其國以益弱，茲速魯檀無答佛那沙既襲王位，輒選陪臣之才者，使奉表詣闕

下請命我 皇上悔其誠意特降璽書遣使往諭俾
正王位撫其國衆恩甚厚也時吉水劉偕立以行人
受命欣然就道同朝士夫咸往餞之而屬予贈言予
惟國家撫御華夷此固 列聖配天之大德我 皇
上克篤前烈之所致然而殊方萬里威德所以宣布
聲教所以漸被則惟使命是繫故曰天道不言而歲
功成。品物亨者四時五行之吏。宣其氣也。予亦曰。聖
人不言而萬邦寧。遠夷服者。廷臣之奉使宣其德也。
偕立以明經進士拜今官。嘗屢使四方。廉介有爲。可

謂不辱。君命者矣。茲行也。奉宣德意於萬里外。使蕃邦君臣知有中國之尊。與夫禮樂聲華之感。以益堅其歸嚮之誠。則奉使之功。豈不偉哉。異時入覲帝廷。超遷重任。予蓋深有望焉。其勉之哉。

記

濮州新開河渠記

濮州新河

濮地曠衍。民以農爲業。州之南四百里黃河也。正統戊辰秋。河徙滎澤。浸流州境。自臨濮迤北至港上。地可萬餘頃。悉爲巨浸。民以失業。迨景泰丙子。河復故

道漫流稍息。臨濮地間出。然無以洩其流。乾溢靡常。農業久廢。民多轉徙。失所者。成化丁亥春。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原公傑。行郡至濮。因民之艱。召官屬謂曰。土地以養民。河渠以洩水。卽如此地。農業所資。非有河渠。其浸淫之患。寧有極乎。况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先王美政也。與其因循歲月。以坐受其害。孰若一勞永逸之。足以徼後功乎。衆皆曰。然。于是都憲躬爲相度地勢。指以開濬疏導之方。命東昌同知陳僑董其役。肇工於是歲二月。未逾月而告完。

河長七十里。深皆及泉。以防壅塞。兩岍築堤。廣二丈。高半之。長與河等。以防泛溢。復令范縣。遞相濬築。二十里許。下接故渠。以達張秋運河。是歲水不爲患。農業驟興。獲利者數千家。是役也。判官徐伯良。齊諒典科。辛寬。撫綏有道。民不知勞。明年春。都憲復按濮。以水患雖息。河堤未固。又命新任知州張雲。益工濬築。高深視舊倍之。兩堤各植楊柳。培護以圖堅久。州民相與語曰。自今以始。吾儕得享粒食之樂。以免于墊溺。流離之苦者。都憲之功。與二三大夫之力也。安可

以無述。乃羣請於州守，守不能抑，因述始末，走書求
記，將刻石樹之河堤之旁，使後之人得以考其成而
嗣其功，以永其利，其用心善矣。嗟夫，天下事未有不
可以人力而成者。况河渠乎。管者河決瓠子，民嘗受
害矣。已而武帝臨幸，沉白馬蒼壁，令羣臣負薪，卒以
填塞，築宮其上，道河北行，而水患遂息。蓋以人力勝
之也。今茲河流既順，而濮之爲患，特餘浸耳。然河渠
一開而水勢有帚地，利可興，民生以遂，謂非人力成
之而何。矧今朝旨丁寧，未始不以水利爲急。若都憲

可謂能奉宣德意而濮有司可謂能舉其職業者矣
漢穿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
白公起後且溉且灌長我禾黍雖彼以瀦水此以洩
水爲用不同而爲利一也濮之民寧無繼是而歌者
乎用書此爲記以復守之請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